



父亲

□ 任容君

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江北胜境、新晋网红打卡地无为竹丝湖，就在家父当年主政的牛埠区辖内。最近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相约直奔晨曦里的竹丝湖，一同寻找竹丝湖湖光山色里的地理坐标和她的血脉密码。

当破晓的引擎声惊醒竹丝湖边树上的宿鸟时，我正看着手机相册里收藏的那张泛黄的老照片——父亲站在竹丝湖岸上，身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烟波浩渺的湖面。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则是我少小离家后回老家过的第一个端午。46载军营、银行岁月于我如未显影的底片，直至今日，车轮碾过父亲当年踏勘工作时走过的土地，我们几个归乡人，终于一起走入父亲曾经为之殚精竭虑、奋斗经年的翡翠之境。

晨雾如宣纸洇墨，漫过三公山脊。哥哥轻车熟路将车拐进观景台：“阿爷（无为话意‘父亲’）当年就常在这块青石板上开会。”石桌沁着露水的凉意，我恍惚看见父亲披着军大衣指点湖山，身后站着一群穿胶靴的渔衣。是时，初升的朝阳正撕裂云层，万道丁达尔光射向1.6万亩水面，湖上霎时沸腾起熔金碎玉。

“阿爷当年修的湖坝，现在成了拍照的好地点了。”姐姐指着新建的湖滨

湖光山影

栈道、浮桥感叹道。忽闻《采红菱》歌声穿雾而来，待其驶近，斑驳菱舟上载着的是刚采摘的野菱角菜，售卖攀谈中，划菱舟老汉的皱纹里漾着笑意：“任书记就是你们父亲啊？好人啦，老牛埠人哪个不记得，那年夏天大雨防汛抗洪，他连着几天几夜没合眼，边指挥边……”老人的话让我想起父亲上世纪70年代在红庙公社任上，组织抗洪时奋不顾身带头跳进决堤洪水里的情景。

行至牛埠镇，不时钻进鼻孔里的辣椒酱的香辣味道牵动记忆。父亲曾在家书里告诉我：“今天和你妈一起试制辣酱佐湖鲜，圩里百姓餐桌上可以添一点新滋味了。”此刻陶瓮仍列在竹匾阵中，鲜红辣椒片在晨光里如玛瑙灼灼。路过一处小院时，姐姐告诉我：“这儿就是当年的牛埠

区委会，阿爷那几年就是在这里上班，他办公室里的灯光常亮到半夜。”

登临三公山腰，整个竹丝湖在脚下铺展开翡翠般新绿画卷。松涛翻涌处，姐姐轻声道：“阿爷要离开的那天一早独自上山，说要好好再看一眼，把这里的湖光山色刻进心里。”我调转镜头对准湖心岛，只见云隙里泻下的光瀑，将湖中大大小小的岛屿镀成金玺——恰似父亲留在公文末页的那些印迹。

归途旭日漫涌，浮桥镀成一道金弦。当最后一道金光跳出湖面，我轻轻触摸手机屏上温热的影像——这湖碧水终是显影了父亲生命的底片：化作山间一缕清风、湖中一尾银鱼、水面一道清波，永远守护着这片父亲他老人家为之奋斗奉献的爱与美的湖光山影中。



断垣残壁皆人画 吴梓昌 作

小暑小割 大暑大割

农具，迫不及待等着开镰吃新米啦。

抢收抢种，一切为了抢在时间的前面。早稻成熟一片，抢收一片，只要是田里还有水，就赶紧担牛粪撒到田里，粗耙一下，抢种一片。那时候，分工很明确，一般劳动力负责收割和蒔田，有经验的老农负责耙田，割完一丘田，立马耙一丘田，耙完一丘田，尽快蒔下晚稻秧，为了赶进度，拔秧都在清早进行，有时甚至还在先天晚上挑灯拔秧，把秧准备好了，老农把田耙好了，就可以及时把秧苗蒔下去了，晚稻秧苗蒔下去后，完全靠天“帮忙”了。

那时，大伙儿每天从天刚亮就出工，到天暗了才收工，就是割禾、蒔田两件事，还不知道什么叫累，什么是苦。

整天充满喜悦，都说丰收的季节有喜悦的心情，真的，看着黄澄澄的田丘一天比一天减少，绿油油的田丘一天比一天增多，已经感到劳动的回报了。再想到从田里担回来的是满箩筐的稻谷，那是春天播种的希望果实；挑下田的是满禾架的秧苗，是现在播种的希望种子，秋天又可以收获了，能不喜悦吗？

那个年代，最大的享受是在割禾时能喝到几瓢山泉水，那是从几里路外大山里挑来的，那个滋味才令人舒服啊。还有，就是收工后到山塘里“洗冷水澡”，洗尽一天的疲劳，再朝着大山，朝着田垌，朝着星空，大声喊上两句诗和远方。

那样的日子，现在想起来，仍令人神往。

古镇

及那鹤的美丽，由此形成的鹤文化影响深远，上海轨交16号线鹤沙航城站名中的鹤沙就与之有关，其还成了下沙镇的别名。

其二为家文化闪光点。下沙镇王楼村是现代翻译巨匠傅雷的诞生地，他曾翻译过巴尔扎克、罗曼罗兰等法国名家的作品，所著的《傅雷家书》是写给儿子傅聪的书信摘编，内容涉及诸多方面，由此给下沙，也给中国父母留下了一部极好的家庭教育范本。

其三为游文化闪光点。下沙是旅行家潘德明的祖籍地，上世纪30年代他秉持“雪东亚病夫耻”“以谋世界上之

荣光”等信念，或骑车或徒步，历时八年做了引起轰动的环球40国之旅，其间会见了20多位国家元首和文化名人，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，他也成了下沙的名片。

然而世事无常，随着海边的滩涂芦苇趋于荒凉，以及各种环境的改变，仙鹤已不见了踪影；而随着家书的作者故人西去，游走世界的旅者离世渐远，如今的下沙古镇渐渐悄无声息。我此前去游画，只见房旧路破，灰蒙蒙一片萧瑟凋零，甚至连镇名与地位都不保，属了航头镇，著名的“下沙烧卖”也难觅踪影。

倘若围绕曾经的文化名片好好做文章，下沙镇或许能重返辉煌，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□ 王妙瑞

苏州河绿地边，一老者娴熟地吹奏萨

克斯，悠扬的乐声引来路人注目。我向他伸出了大拇指！曲终，问他多大岁数了？老人说你猜，我看70出头了吧。他笑着说今年80啦！

老人姓柳，退休没几年老伴患癌去世，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。没料想他自己70岁时也患了胃癌，手术成功，恢复了健康。子女不住一起，独居老人孤单，难免情绪低落。他爱听音乐，过去到南京路购物，喜欢在永安公司临街阳台下，聆听萨克斯手吹奏中外名曲。退休后他想学萨克斯，因家里遭遇变故心情不好，放弃了这个念想。一次偶遇病友，见其红光满面，遂请教养生方法。病友幽默地说觅到一种“音乐偏方”，每天吹奏萨克斯好处多多，你不妨试试，老柳被说动了心。儿子说：“老爸，我替你买一只萨克斯吧。”老柳说不用，我自己买。他花1.5万元买了乐器，又花1800元买了音响。刚开始每天练4个多小时，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。一年后吹得很有腔调了，但他不满足待在家里吹，买了一辆老人电动车开出去，像街头艺人似的自由自在到处吹。徐汇滨江、虹口北外滩、杨浦滨江和苏州河畔绿地等处，都留下他的身影。在环境优雅、景色很美的徐汇西岸自然艺术公园，他吹奏萨克斯吸引游人在旋律中翩翩起舞。偶有喜欢唱歌的女生路过，还会快闪一曲。老柳的粉丝越来越多，“老萨”成了他的艺名。社区邀请他参加15分钟生活圈的文艺市集演出，他接连吹奏了《上海滩》等3支曲子，台下掌声热烈，再来一首的呼声，让老柳成就感满满。

快乐和健康互为因果。老柳自从吹了萨克斯，肺活量大了起来，大脑协调能力也强了，舌、唇、手指等配合灵活，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更明显。他说不怕你见笑，有时大便不通畅，我就不停地吹奏萨克斯，比吃药还灵光呢。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，不宜吃饱喝足，所以每天饮食简单，早饭喝一杯新西兰牛奶、加两片涂果酱的面包等。中午吃的多一点，还喝一小罐青岛啤酒。晚饭少吃或不吃也无所谓，对我健康并无不利影响。你买不买保健品服用？老柳说从来不买。他的养生体会是，相信快乐能增强人体免疫力，音乐是理想的“滋补品”。8年来老柳每天坚持吹萨克斯，术后没有生过大毛病，甚至连小病也很少，他用亲历打印出了一张满意的健康试卷。

临走前想听老柳再吹一曲，他递给我一张硬纸板让我选，上面有几十首中外歌曲名称并编了号，我觉得其中一首《你就是幸福》最切合老柳的现状，也曾在网上听过这首著名的墨西哥民歌萨克斯版。他摁了音响3个号码键，伴奏声响起来了。我欣赏他吹萨克斯的样子，如果换上演出版，颇有和平饭店老克勒乐队的风采啊。我蓦然想起巧夺天工的苏州双面绣，正反两面能刺绣不同样式的猫。眼前的老柳不也活成了一幅“双面绣”吗？他秀出了音乐人形象的一面，也秀出了健康老人形态的一面。



老有所乐

活成『双面绣』



想说就说

□ 杨云平

去过很多古镇。有朋友问我对其中的哪一座印象比较深刻，我觉得原属南汇，现隶浦东新区的下沙镇也算一座，因为它是本该兴荣，却已式微的古镇，如果好好规划修整，定能重新惊艳世人。

下沙古镇是上海成陆最早的地区之一，建镇千年来至少有过三个令人瞩目的文化闪光点：其一为鹤文化闪光点。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曾在下沙鹤窠村放养过珍贵的丹顶鹤，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名著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“鹤惟鹤窠村所出为得，余皆凡格”，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及后来的文人墨客流连下沙时，亦会在各类作品中提